





每百斤洋銀十四元。在西安  
 每百斤洋銀十五元。在廣州  
 每百斤洋銀十六元。在汕頭  
 每百斤洋銀十七元。在廈門  
 每百斤洋銀十八元。在福州  
 每百斤洋銀十九元。在寧波  
 每百斤洋銀二十元。在溫州  
 每百斤洋銀二十一元。在台州  
 每百斤洋銀二十二元。在温州  
 每百斤洋銀二十三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二十四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二十五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二十六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二十七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二十八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二十九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三十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三十一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三十二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三十三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三十四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三十五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三十六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三十七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三十八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三十九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四十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四十一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四十二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四十三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四十四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四十五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四十六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四十七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四十八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四十九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五十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五十一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五十二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五十三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五十四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五十五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五十六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五十七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五十八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五十九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六十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六十一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六十二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六十三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六十四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六十五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六十六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六十七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六十八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六十九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七十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七十一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七十二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七十三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七十四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七十五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七十六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七十七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七十八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七十九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八十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八十一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八十二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八十三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八十四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八十五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八十六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八十七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八十八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八十九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九十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九十一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九十二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九十三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九十四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九十五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九十六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九十七元。在嚴州  
 每百斤洋銀九十八元。在處州  
 每百斤洋銀九十九元。在衢州  
 每百斤洋銀一百元。在嚴州



(九六五)

胡老官說：「你這小猢猻，還不覺哈的發笑？」說時，你這個小猢猻，也不照照自己的臉孔，七泥氣還沒有散，就爬起來，便爬到做官的人家來了，我打了你，你倒兒起要問問朱致霖，怎麼會帶這樣的，一個小兒子出來現現。」那裏曉得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那時候的祖年，早挺一挺身子，祇見他，說時沒有那時快，蹣的像衫底拉出一根閃着黑光的羊手袖，也沒有等到明光說出咬咬的聲音，他的袖口已經抵着明光的胸口，明光果然是一個狼子，可是一生縱着黑光的一般的溫柔鄉裏陶醉，那會和人動手動腳的，這時看見這一根閃着黑光的羊手袖，祇在胸前，彷彿就有千萬隻手搔着他的喉嚨一般，整個兒都睜下來，不特不能定神開眼，連哎呀的聲音都不曾喊出來了。祖年拉出手袖之後，也不遲再延遲，手扣兒在襠紐上面一點，便隱隱轟然一聲，明光早像一個破了洞子的氣囊一般，頹然的跌在地下。錦蓮子正是從他的胸際穿過，就是個明光，可是不會再有性命，祇見他的胸際一個小洞子，慢慢電流着鮮血，濕了他的衣服，也滲了地下。可是，因為錦蓮晚曉，早驚動了家裏的用人，書園來看，這時的阿容，不由驚得呆了。立時覺到一陣昏倒，狠做力的跌到沙發椅背上，大聲哭道：「好孩子，你怎麼做出這樣的事情來呢？你做出這樣駭人的事情，叫我怎麼來處理啊！」說完了，身體還搖搖動動，似乎就要昏跌下來一樣，有幾個僕婦看見了，連忙上前扶住，敲了一口的，慌亂的倒了一杯白蘭地酒，送到她的房邊。她喝了一口，慌亂的靜靜，得酒氣刺激，纔算比較安定了。她直了眼睛，看着祖年，祇是啾啾的發着含糊的聲音，誰也不曉得她在說甚麼。祖年到底是一個熱血少年，那會看見過這樣的慘狀，他心裏想道：「我殺了人，自可自自己來償命，何必令別人家替過。」

第十八回：好利寡恩，薄情忘舊好！歌娘如夢，迷陷失新歡！

第七章 骨肉相殘水火妙計張士德殺弟降吳

士驍既居客館。便欲辭返嵩松棧中。王顯則受有徐達密計。便謂士驍曰。徐將軍現在軍中。因尚有事故欲與將軍面商者。故請將軍多留數日也。士驍無法。而略明德在嵩松嶺代士驍統率部衆。與南天門山中鄭聯絡。且以士驍暫居松臺城中消息報知麥中郎。并囑其加意防守。因告以士驍不信己言。怒然同馮騰節赴結驛。此事必無佳兆也。麥中郎一聞此消息。大驚。連夜乃親赴嵩松嶺見略明德。明德亦驚。謂麥曰。汝不願離開南天門山。吾恐徐汝兩人必在此一二日便來對付我二人也。麥兄何爲輕離防次。致令敵人有隙可乘乎。麥曰。事勢如此。當如何應付。明德曰。現在第一步只有堅壁清野。徐圖與吳縣外各舊部聯絡。使勢力恢復。然後始有希望。麥中郎便急返爲佳。麥中郎便急返南天門山中。下令如明德之言。堅守以待。而明德則分頭派人急向吳縣外將士驍舊部聯絡。并因地勢移動。使能連絡一氣。在嵩松嶺則使派人馬。堅守四週。又派心腹部將何經出據老鼠坑。以爲嵩松嶺犄角勢。佈備甫定。已接到報訊。謂有大兵已離本山五里外下寨。其形勢則向山前進也。明德乃謂麥曰。徐汝欲派勇兵。深得他德不可當。且有田大俠之勇猛。其勢實不可當。今日且我方來。而本山及南天門山兩部聯絡得緊。其勢實不可當。以今觀之。則

徐汝必不肯向我山前進攻。其在此下寨者。必爲聲東擊西之詭計耳。其往夜反在山後。及南天門也。因麥中郎年少而膽怯。所慮者麥兄不能耐守。一出而戰。便中敵計矣。遂加派部將趕赴南天門山。部衆曰。張將軍被留結驛。如不速爲救出虎口。豈非對敵將軍不住乎

徐汝必不肯向我山前進攻。其在此下寨者。必爲聲東擊西之詭計耳。其往夜反在山後。及南天門也。因麥中郎年少而膽怯。所慮者麥兄不能耐守。一出而戰。便中敵計矣。遂加派部將趕赴南天門山。部衆曰。張將軍被留結驛。如不速爲救出虎口。豈非對敵將軍不住乎

草注意山背中路。往來大寨指揮接應。而朱鏡山前已報知敵人又在離山前二里下寨。明德乃謂山前守敵曰。山前守敵亦不必驚動也。守將無法。只有依令固守。突聞嶺南山天崩地裂聲。而山背則火光冲天。嶺山照耀如同白日。忽報老鼠坑火起。何經已被擒矣。明德嘆曰。安有此事。此必中敵人謠言也。乃立斬報訊之人。盡棄便旗。然後下令將山前左右三路丁軍堅守勿出。便親赴山背督戰。則見火箭自天飛來。有如雨下。明德乃令全部伏地而進。一到山背。便見對面敵人擡起雲梯。以鐵梯在此專利用石礮應敵。又使擡來在山環飛礮礮交流。灑水而下。使火箭一到。即便熄滅。無由發達。敵人許不得退。是夜相持到天亮。敵人始將金鼓收去。則齊集樹叢。敵人來該去除。又無法得見。明德嘆曰。只有加意守備。且料敵人必利用火焚。因山中松木遍地。高可摩天。有萬松之名。實則十萬不止此數也。故敵人必利用火以焚我山。松樹又易着火。一經延燒。便難撲滅矣。故明德乃令斂火。以取澤水。而制其火攻也。但一到天明。便完全不見敵人隊跡。有似自天飛來。從地逝去者。此真令明德更難爲計矣。



徐汝必不肯向我山前進攻。其在此下寨者。必爲聲東擊西之詭計耳。其往夜反在山後。及南天門也。因麥中郎年少而膽怯。所慮者麥兄不能耐守。一出而戰。便中敵計矣。遂加派部將趕赴南天門山。部衆曰。張將軍被留結驛。如不速爲救出虎口。豈非對敵將軍不住乎

草注意山背中路。往來大寨指揮接應。而朱鏡山前已報知敵人又在離山前二里下寨。明德乃謂山前守敵曰。山前守敵亦不必驚動也。守將無法。只有依令固守。突聞嶺南山天崩地裂聲。而山背則火光冲天。嶺山照耀如同白日。忽報老鼠坑火起。何經已被擒矣。明德嘆曰。安有此事。此必中敵人謠言也。乃立斬報訊之人。盡棄便旗。然後下令將山前左右三路丁軍堅守勿出。便親赴山背督戰。則見火箭自天飛來。有如雨下。明德乃令全部伏地而進。一到山背。便見對面敵人擡起雲梯。以鐵梯在此專利用石礮應敵。又使擡來在山環飛礮礮交流。灑水而下。使火箭一到。即便熄滅。無由發達。敵人許不得退。是夜相持到天亮。敵人始將金鼓收去。則齊集樹叢。敵人來該去除。又無法得見。明德嘆曰。只有加意守備。且料敵人必利用火焚。因山中松木遍地。高可摩天。有萬松之名。實則十萬不止此數也。故敵人必利用火以焚我山。松樹又易着火。一經延燒。便難撲滅矣。故明德乃令斂火。以取澤水。而制其火攻也。但一到天明。便完全不見敵人隊跡。有似自天飛來。從地逝去者。此真令明德更難爲計矣。

前臨時執政段祺瑞之死。始于一破舊寫字檯抽屜中。檢出後。復認爲未妥善。于其遺囑。遲至翌日晚始發之。

來。一聞段之遺囑。爲五年前所預立。每年遇特殊事故發生。即取出而修改。本年夏間。舊病復發。段氏每欲對其家人明白宣示。然卒未果也。至中秋節後。已爲最後一次之修改矣。聞當臨危時。其家人曾用種種方法。詢其有無遺言。惟段已昏迷不能言語。氣絕後。家人知其預置遺囑。遂開箱倒篋以尋之。逾經十數小時之久。而加以修改。故遲遲始發表也。段氏生前信佛。歿後後其家屬及門人。皆竭力延請僧尼。爲之誦經拜懺。聞之附近飛龍路段公館左右之人言。自段氏逝世後。自段公館中之和尚。一批進。一批出。較之龍華寺之傳戒。尤爲熱鬧。凡上海各寺院。無論大小和尚。皆全體動員。每餐午飯之際。拜懺後散出之和尚。勢如潮湧。地映映。逆料一般人當認爲奇跡。而大受歡迎者。又嘗說氏生前。多其生活所需。月由某鉅公津貼二萬金。此款由江西省政府撥支。以某鉅公之命也。故續用卽熊式輝。亦奉命唯隨。周期即以入晉之段氏。未嘗稍問。顧段老清儉自約。實無須此鉅款享用。每月祇留數千元。以爲日常需用外。所餘悉以分濟于各黨派系之要員。其中如湯壽潛、梁鴻志等。皆極在取消之列。以此之故。湯等遂阻。則此鉅量之滙款。在滬被拒。則此鉅量之滙款。在滬被拒。則此鉅量之滙款。在滬被拒。

山川靈氣。獨鍾嶺南。以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